東萊博義
卷二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四

晉殺其世子申生

出處 莊公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二十四年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二十八年初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得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云云晉侯說之乃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之子在絳晉國都邑名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閔公元年晉侯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

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
得立○僖公四年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
人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寘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太子
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五年初晉侯使士蔿爲
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使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
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
【主意】驪姬譖殺太子申生由士蔿殺獻
公盡滅威莊之族是有以開其隙也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
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
隙也群公子之出於威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

不待言其畢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虎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

使我不唱之彼烏得而和之（唱之者士蔿和之者驪姬）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鞫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名仇）而成叔其季也（名成何始別封于曲沃）而自成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〻孫是殺

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文侯之子[illegible]即威莊武公之兄弟也私字是後半面血脉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自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莫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邪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

害申生者乃吾身邪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變於驪姬遽殺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即爲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邪申生之愛既可殺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殺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眞有所愛哉果出於眞則必不可移矣昧固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事出莊子林回人姓名或問之林回曰彼

以利合以天屬也此天性之愛如林回之愛赤子乃眞愛也豈外物所能

移邪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眞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祖宗吾之本根族屬吾之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憂乎驪姬哉

齊侯救邢封衛

【出處】閔公元年狄人伐邢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閔公二年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主意】齊威公爲霸王坐視邢衛之滅亡至二年之後而始救之者蓋霸者之心喜於得名故養其亂所以張其功張其功所以隆其名也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

名胡為而可憂邪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
紂之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
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
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
本心邪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
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霸
者之心異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
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
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
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狄以閔之

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
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
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戎狄而
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
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吾是以取威定霸
哉先饑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復飲之則其
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頹都邑已傾胥
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援於危蹙顛
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
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若將沒

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爀然爲五
霸首向使絶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邪嗚
呼邪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
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
今晉成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
久何其忍邪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恵多寇之虎
而欲明吾之勲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
是誠何心哉人年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
心不期而生此之真心也真心一發孰不可禦
豈暇計其餘哉於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

其功淺既入於井又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爲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爲過人之行義槩凜凜傾動閭里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爲子孫計者譬(孺子以衛邪)寧過前一人邪(未入井而救者)寧過後一人邪噫此王霸之辨也

管仲言宴安

【左傳】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言】謂世人死於酖毒者少死於宴安者比比皆是則宴安之爲毒無甚於酖也

以言警世若不可爲驕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肺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驕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驕矣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耳車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康衢平路[illegible]羊腸以喻憂勤康衢以喻宴安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

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業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爲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之所謂宴安者甚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

去彼而取此者見衆人之宴宴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存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入非燕見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illegible]

謂善觀人之國者不觀其攻而觀其徐曾有哀姜慶父之亂綱淪法斁所謂周

(禮者何在哉而仲孫湫斷然以爲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盖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在朝之政而觀其在野之政也)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此昔之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其政者殆有說也盖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周自武王有天下傳之成王康王)歷三世而利口未殄(康王命畢公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自)

高而息自息而支歷三世而辞語猶存以致弊俗其難如此（引此二事謂周漢雖有善政難以移商秦之薄俗）以商之善政百年而為宋以堯之儉餘千年而為晉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覘諸風俗尚誰覘耶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諸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姦（棄大夫之位而淫於慶父）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湫之

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
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
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弦
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
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
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位舉魯國之俗皆
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
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斯可謂善覘
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
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

實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國也必然之理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都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濶者果足以知此哉曾之風俗況存曾公既壞之餘盛矣苟曾之嗣君當閒暇時因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邪救已壞之政甚難開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曾而曾

負其風俗也悲夫

晉里克

【出處】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亨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

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
苑乎驪姬奚齊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
可不謂枯乎齊姜申生也里克夜半召優
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
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
克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
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里克稱疾不朝三日難乃作

主意 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可謂善處
父子之間至於驪姬欲殺太子而立奚齊
里克獨以中立為說心不善處邪正之間
蓋里克徒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
正之間不當兩立也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謂父子兩不能
相有則不得不爭謂邪正父子之出於天性不可相
無者也邪正之並形於天下不可相有者也故於

不可相無之中而謂一於兩間者謂之智於不可
相有之中而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 毀里克中立於申生驪姬
之事故斷之曰姦 蓋兩者並立 如父子之類 然則有兩者之間
故可立於兩者之中 兩者旣不並立 正不勝邪則邪必勝正 指何地而
為兩者之間哉醫之於疾未嘗偏助一藏之氣 入有
五藏以應五行不可使一氣獨勝 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
愛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 處父子之法當
如此 其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豈前
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 以喩里克執前術而不知變也 況當
國家危難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邪

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太子申生之將廢也獻公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告以君之嗣適不可帥師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發使優施以言動之覷[illegible]下隱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秉君而殺太

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兌乎姬始無所憚而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之間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闘闘不容蹄驪姬中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盖克之為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發感慨於有事之日前過其長而後值其所短所以敗也或曰人心不可以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向背至非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非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

分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譽親而罵讎同一舌也揖客而擊賊同一舌也豈聞其相奪哉大學之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之間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於論小人則必謂仁人放流之迸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恕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衛懿公好鶴

【出處】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主意】衛懿公以好鶴之故國滅身死人皆笑之殊不知後世藩閫高談闊論之士無

適於用而卒亡其國無異於懿公之
禍者幾希矣豈獨懿云爲可笑哉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爲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項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入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援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辯蠭起泉湧爲行舜趨者肩相摩於道然權節之難松栢之四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

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李閻有言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普通梁武帝年號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送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墮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揖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

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爲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爲禽載於易播於詩雜出於騷人墨客之詠其爲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懿公棄之以軒而擧國疾之視如鴟梟然豈人之情遽變於前耶罪在於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爲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於是乎有感

齊寺人貂漏師

[illegible]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illegible]管仲進說之初與齊屬約許以從欒而猶不許其參用小人其後寺人貂得寵于設漏泄軍事管仲卒不聞責齊威之貫約從之遂貂何也蓋惟小人能奉君之欒亦惟小人能盡君之欲訂其佚欒而又棄其用小人無是理也此管仲所以吞聲而不恥變者蓋自諱其初約之諺也約字是一篇血脈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霸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樂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抑謂禁用小人揚謂許君從欲有禁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威約舉一國之權皆歸君舉

一國之權皆歸我人謂管用小人最害伯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沮威公之樂邪則仲為負威公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邪則威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恃權久成功偉者特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肯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特寵干政漏洩軍事則是犯仲之約矣為仲者盍責威公以素約尸貂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始必有說矣奕者舉棊未竟斂手而甘敗者國棊也倒奩空

舞蓋以盧綦子舞綦爲也大敗塗地寧猶不止則綦之下者耳敗而猶爭此不能綦者也仲國綦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預知與雞爭必不勝安得不知難而止乎使待言嬖力屈然後始肯處不勝之地亦何以管仲為哉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貸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貸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邪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

權封意而為是約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默然喪
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
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
事勢而爭之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遂貂然遂
貂之後在公左右者必擁腫鞅掌然後可耳威公
左右識皆擁腫鞅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
必反責管仲曰責以元約爾所以許我者專為吾之樂
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迫慼
槁乾曾不得少享為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
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遂貂

之後威公亦舍右券而責管仲之負約矣仲之隱忍而不爭者此也自貂始進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讒毁（威公昔親仲今親貂）主客之勢互變者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云乎逮仲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乎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

原燕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管仲輔威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爲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談霸者必曰尚功利五霸威公爲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談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鄭孔叔申侯

出處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四年齊伐

尋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
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
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
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說與之虎
牢執轅濤塗○五年陳轅宣仲怨申侯之
反己於召陵也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
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
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
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七年齊人
伐鄭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主意謂世俗之論徇時者通忤時者窮然
春秋之時孔叔忤時而免於禍申侯徇時
而殺其身則世俗之論殆未可信也未說
至入以遇治世為幸遇亂世為不幸議論
高處

為世俗之說者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

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禍天下桀紂而我獨
湯文是以有幽縶之禍亂世之不利爲善猶治世
之不利爲惡也子欲爲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傲
突荒而輕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碪質乎如曰未
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
波蕩十人而九矣噫是果何道以排之乎春秋之
時澆僞蓬蠭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徇
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蔡仲潘崇之顯榮洩冶伯
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口者也盖嘗以晉楚
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

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指之以世
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
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僞之時所謂齊之春谿之秋
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
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
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
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
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
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
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鑴譏至跬步觸法則

讒責來含毒蓄憸辯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畏而不見其讎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詠高者位亦高群讙葷嚚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絶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鉤有錦焉以華其阱如以文錦覆阱阱人為所誘而隕焉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其為小人之戒

齊伐楚

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意】言君子治小人之罪不可少有增加如齊威但責楚不共貢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事責之所以召楚之侮也結屈言楚僭稱王其罪莫大而齊不知責之識論極高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計露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恣排不服者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

惡未足以深陷小人內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則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僞而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謫乎齊威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

必稽首而知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爲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殊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覈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濵之侮也使威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

為誣而復効其為誣亦何以服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矣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以自尊擅名淹於天子（與周並稱為王）罪未有先焉者也威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加問是必不之見也人之求隆瞽者（謂齊威求出師之名）瞽積吾之前或瞽亂而不能見（瞽亂目眩也）瞽昌嘗自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藏眩黃

僖公五年楚鬭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滅弦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滅黃

齊為弦黃所恃不能保之而致滅亡自此絕蠻夷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報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此一段略責二國恃齊忘

備天下之辱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慮非可責之尤者乎齊威公攘夷狄以尊中國弦黃僻陋在夷亦慕中國之義而自附於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

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為可恃也終至於剪誠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此極乎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尚忍隨其後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酣寢沉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傍之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耶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威獨毅然欲扶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援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是繫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尊安

人民豐阜則皆歆艷棄戎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閒誰與同惡者今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邪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使二國未附齊而楚滅之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恃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黃首附中國而得禍彫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繡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籩彝鼎之肅也磬筦鍾鼓之和也謂可托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

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絶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嗚呼蠻夷為中國害猶小人為君子之害也今有人焉既奪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使小人慕虛名而受實禍向之儕輩必爭尤之曰向汝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裝君子之利今禍福竟如何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喻衆小人從而附和其說）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此特名為君子者如此若真君子則不然矣）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

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足恃耶此人謂以君子自名者此道則君子之道載在六經者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未有因罪其人而併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之耶後世不謂以君子自名者之誤人而反咎六經之誤人何異因將之覆軍而併罪兵書因醫之殺人而併罪醫書也哉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四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五

楚文王寵申侯

出處 僖公十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不可改也已

主意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未有如楚文王明知申侯專利不厭而猶能愛之也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雖愛其人而知其惡非明哲者不能故曰善至亦天下之至不善也此句便見楚文王意思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自非知

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爲姦邪朕獨不覺其然是德宗之用杞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林甫之妬賢嫉能反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謂之人情不可也是知意在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知其惡者明皇也故也受欺者

其罪小欺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爲杞所欺耳延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姦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明皇而明皇自用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嬖中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中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爵秩御之非反乎知臣莫若君之論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爲大譏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

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之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笑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溫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之文明皇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欲可如聲色之類所同欲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姦而不惡者好謟示人之好邪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惡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惡則其心

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此心深入於惡故也雖良知不能奪也本心之明已為惡力所勝吾故論而發之以為善惡淺深之驗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出處 僖公七年盟于寗母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勿受人之為善無待於外今管仲諫齊戒忘子華而以史冊紀載為言是有待於外然後不敢為不善也何其不知本耶待字是一篇血脈

道無待道在於我何待於外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彼此對立然後有相待之說心之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此道即心道外有心非道也古之學者為己非以人不足為也明非揚氏為我之說通天下無非己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見有人之可為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無非為己之學誰求知於人乃是為人也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未有由乎人者皆自己分內事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

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止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作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為善設無本矣無本之求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爲可恃耶管仲諫威公之受子華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子華賣國奸也而列於位）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不為惡反待簡册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不導其君以心制物

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制內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則仲之說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爲外也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

葵丘之會

出處 僖公九年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下拜下拜登受諸侯盟于葵丘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
侯乃還

主意 以期字立說與前篇待字相類謂治以有期而成亦以有期而害成公本期於伯至葵丘之盟而所期遂失故其心滿足而憂以衰焉期字是一篇血脈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設強其國者自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如行者期至於所望之地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況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

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爲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爲治之先亦或爲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於小耳雖不是肩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旣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

驅駿馬而馳峻坂尸間豈有駐足之地予嚮鮮可治
上之法齊威公拔管仲於縲囚桎梏之中屬之國政
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
國右高國氏高氏皆天子之命卿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前鮑後隰下
逮比閭族黨之民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夙興夜
寐辞厲奪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
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
崇以壇壝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騈圭交爲抑首競
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光遵趍下拜
王命輿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如

也降寵榮光焜燿在死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言之信明約顯命若揭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曺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于後至之誅五覇莫高於威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丘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于今不衰嗚呼威公素所期者及葵丘之會甚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穫於今日累年經理今日收功如耕種而[illegible]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旣滿其心亦滿滿則

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遂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譏威公之功業奠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盖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威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威公所自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威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爾雷泰而滔溢酒暴而[illegible][illegible]詔之所受有常限危之所立各有常量人之

所期有常願以副其限詔以所溢過其量芒然所塞其願然所

以蒲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一不為詔何憂乎

十日之霖我一不為危何憂乎千釀亡之體滅公壽不

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鼓虵之過前耳吾以是

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霸而至於王遲天下之所

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說何王道既或可以止否曰王

道果可息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汲汲何為

者邪此意極高言雖至帝王之盛亦不可息也

衛侯遜位徼民

之殿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營邢狄師還△定公八年晉侯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能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欲叛晉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〻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主意】衛之賢君雖位微民而能感邪叛晉者以君臣之機一有感觸則不可禦故也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無事而置之則不露動之則不可禦者遇事而改之則發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一篇主意天機謂人之天倫皆出於人心天理之真以其激之則發故不

謂之理而謂之機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

邪兄弟之愛天也鬪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

嘗亡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謂外禦其侮時是

機一發豈薄釜細怨所能遏邪此時頓忘前日鬩牆之事而相與以

禦侮矣所謂天機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

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措之小智藩之封埶固

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

掣其措決其藩焉有破百年之人僞於一息之間

者矣唐之代德何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

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

抑抗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
直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
日之攢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
之外畢無餘念奮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
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
效已若此况其機素明者邪衛國之君兩用此機
文公以邪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
終能滅邪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而激其民動是
機於後而終能叛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己於
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素

背衛其民者邪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爲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人謂人僞也說句是二字主意欲侵晉僭非有陜敎之危奉天之意也而文公靈公哀大其事甚巳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勳致其惡公孫彌牟一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邪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尚存方開之以天而還投之以人二如公關以人天機本原汨亂以人吾不知其何時而能

去也 離黃不復振矣可盡之意

梁亡

〔經〕僖公十九年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講〕天理常在人欲中如梁伯之好土功罷民不從乃盡張外惑以胥之蓋其心自不以爲是也欲心方熾而懼心遽生是豈非天理之真在乎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主〔一篇〕意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在哉至於居橫逆詭誕之中天理間發豈非

是理之眞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紂之託辭也然天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紂之口哉無適而無道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人皆知跖之託辭也然道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跖之口哉覌得天理不以驗而亡紂身與天違而曰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曰忽言道噫意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卒不可亡歟梁伯爾於土功罔民致寇自速滅亡罪固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爲梁伯之詐心無寇而詐曰寇至無秦兵而詐曰秦將襲我吾獨以爲梁伯之良心也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

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也名詐以良
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知
城築之非而設辭詐民乃良心之不可泯者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
乎其自以爲非乎如何以爲是也不待圖民以某
寇將至也必不待圖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
以爲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睹
版築而不已者心之欲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
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吾以是知天理
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欲心方熾而慊心遽
生人欲之中天理發見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

之幾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之論語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幾方生而遽繼以詐自起自作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如梁伯繼以詐終為下愚之歸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用人祀神

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

入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食之△昭公

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子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十一年楚子誘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illegible]】無間別則仁有一間則暴盖明物我本同一體宋襄季孫楚靈之徒不知此理視為明物我為有間於是便己而媚神媚神而殺人論於殘忍暴虐之為也

無間則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有間則暴不仁者私於家則隔藩墻而分尒汝於己則隔形骸而分爾汝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焉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焉得而不暴幽明也幽謂鬼神明謂人物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

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剝而爲慘舒條感愛憎
哀樂之情剝而爲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散而
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
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
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
爲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
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
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獨私其身謂民物自爲民物鬼神自爲鬼神
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
與己之間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

於神何恤乎害人以亡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然後君嵩慢滄之妖作然後陰詭側辟之祀起然後豐蒙塗劉剝之亂生如宋襄楚靈李乎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虐狠逆之性也私己深於視人己爲有間畏神甚羅而視幽明爲有間論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謂了無識孫中無字之徒曷若求其爲畏恭之原而發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入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不見其間孰非吾仁其塞耶雖没設以愛人利物爲念然毫芒之差差猶毫髮限焉發於其

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不待用以祭兕而殺人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喻其毒之至烈一念之駛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時無非害殺之心○述語極痛切其視宋襄邾子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由其通者則斷斷可以至於仁矣去暴者不于其暴于其塞撤其塞者則斷斷可以銷其暴矣○結語深有理趣

宋人圍曹

傳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

三句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入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者【註】謂王道未之至之荒之致春秋以秦伯然以號稱而終三又之功宋襄公齊王

道之遲也而欲竊夜一兵之子魚擧文王之事以諫而不聽之言我曾之師也

天下之情不見其遠不思倒人求所之遠求者見其邇者也如在己飢寒之類欲利雖邇亦不自覺其遠也於一日以食食焉而蘭蘭焉

而繅繅焉而織織歷歲月而後得帛用力之久凡蠶者皆

以爲固然不聞其遠也耕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

焉而穫穫焉而舂舂歷一歲而後得粟用力之久凡農者

皆以爲固然不聞其遠也身脩而後家齊家齊

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陌一祀豈可妄親哉由三代以上則三代以還一不見伯者助[illegible]之習亦未聞有廢其遠者也見倚市門者得息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蠶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棄王道之本徇伯圖之末競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亞也不及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三

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梔小人之心哉去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蚕婦陰為之織也（無蚕婦則倚市門者何以有帛）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蹷耕織莫真機斧直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凍餒於家而餓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無農夫陰為之耕無蚕婦陰為之織）向若聖人皆發後世之慾遠慶

其根洞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蔑焉無遺矣之類滅久矣雖有欲建之心何所用哉然則後世共議溥以為遲鈍迂闊者謂迂王道無成之遠乃直其所恃以生者也三綱五常人類以有此身無賢愚者則不背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猶存其相戕相賊蔑消月鑠而戴髮含齒之屬頭戴髮含齒謂民也而口終不可盡者意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孰在於聖人乎曰否猶賴後世賢君有以維持之含有餘不盡之意蓋謂自古雖有聖人之道不然則所恃者有時而泯矣泯盡

出處 傳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主意 摘出左氏不量力一語以立論謂隨不能自強其國然使量力自保豈能禁楚之吞噬是則量力一語反所以驕天下之力也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弱者強之對也我者不弱則天下無強矣智者愚之對也我者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爲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

隨之君臣而與楚之成子文抗其強弱愚智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乃不自量其力怒臂當轍以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意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其處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邪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

動者非楚乎是其不動者各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姬周姓也漢水之南與周同姓之國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譏廣左氏善由己之說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亦己也

前無禦者〔己自為善人不能禦〕欲聖則聖〔聖謂堯舜禹湯〕後無說者欲在則在隨俟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哉左氏謂畏楚之為量力不知適所以隳人之力也古人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脩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已充為已成修已備有所不動動無敵矣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隳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言左氏量力之說以其隳壞天下之力使之齷齪自保不復有為也〕

宋公楚人戰于泓

出處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illegible]減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云云○二十三年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注意 謂宋襄之愚尚不能料目前之事況能知帝王之兵乎論者謂宋襄以帝王之

兵取敗豈不過哉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然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及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爲不可信果哉說之遽也宋襄公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今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爲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愈襄忠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

愈齋威凡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騷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見執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宋襄尚不能知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識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即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瞶者之誤評宮簡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

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旣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哉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適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邪公羊子以宋襄之

戰爲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眞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藹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一不主故常此眞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魯饑而不害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

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主意 左氏意謂旱在天備在人是判天人而二之也殊不知天者人之不能外旱固天也臧文仲所以諫僖公者以從旱備者以僖無往而非天也而謂人事之備無預於天可乎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 一篇主意議論甚大 世之論天者何其止邪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天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脩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之哉以湯之時而天旱天與湯未嘗相參

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天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邪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遇旱而欲焚巫尫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遂脩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所載始未見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皇枯石爍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脩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知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耳抑不知天大人無外

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徒爲紛紛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天非所能從違之)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天非所能向背之)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謂脩旱備無預於天抑不知文仲之諫自何而發(發於文仲此心之天也)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脩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文仲之諫發於天)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僖公之悔動於天)人事之脩即天道之脩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責左氏之說非)可不爲太息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雨雷以風

王肅然祗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爲一也二公所謂善觀天者觀其精者也結語說納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五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六

成風請封須句

【出處】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主意】謂文武之澤入人之深雖成風以一妾子而發言不捨周室禮曰周禮禍曰周禍周禮之說人所以也邾人滅須句不曰須句之禍不曰魯之禍而曰周禍春秋之時知此說者成風一人而已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

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敎衛其俗思其治嚮望懷想而不能自已不忘先王之道亦其勢之當然以先王之澤入人深故也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盖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本題戒風是女子設引用女子作詩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勤而不怨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敎風俗政治之外

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暱而發盖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隱發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神孫獻韓宣子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

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爰于
國合諸侯之所見及出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
之所以衰君子蓋為之歎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

【[illegible]】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illegible]】辛有見伊川之被髮野祭而預料遷戎之事於百年之前可謂知幾矣然當被髮野祭之時其地雖華而人則夷矣豈待陸渾既遷而後為夷哉二

狄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詒
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

人戎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戎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首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視戎狄不知其幾千百等啟使風俗隤壞何至遠淪於戎狄乎幸有一見被髮之祭預興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

夷無字名（召華則華召夷則夷）一淪禮義應時戎狄彼被髮而野祭之際周已爲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爲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爲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爲戎久矣豈待氈毳其服穹廬其居僻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辻海之瀆未嘗毁[illegible]戎之漢也彼承乾未離唐宮而已突厥矣天下之可哀者莫大於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圉逃歸

僖公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

子而學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主意 責贏自為苟免之計而不為子圉忠謀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愚而近智者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問焉而不對叩焉而不應者則有之矣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情分恩義則同均休戚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人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

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愚有所
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肯
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嬴氏之
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圉逃
秦而歸曾不為之反覆討議遷告之宜歸以順其
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觧其奔
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苟免故賤行
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
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義不足以
全子圉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所以始欲苟

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其從公子重耳在秦秦穆納女五人嬴氏與焉既而重耳歸晉是爲文公嬴氏居公子樂故賈季曰辰嬴嬖於二君也重耳惠公之兄子圉之伯父也此言嬴氏終不能自免其身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恤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蕪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今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爲此言則子圉憚嬴氏之言必不敢與逃之

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爲子圉之害秦伯顧
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必不聽重耳之謀自殺其妾胥也子圉竟逃歸未幾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秦穆公納文公而殺懷公于高梁故此云殺父子夫
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知出此則可以
成父之志嫁女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免圉之殺可以盡婦之
道盡忠於夫可以全己之節不貽二變之辱可以續惠公廢絶
之祀子圉不死則惠公有後〻〻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譏一舉而
數利得使嬴氏必致恩焉則何憚而不出於此也
思之苟生於情之薄情之踈生於義之薄士薄則
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

珍勝未有薄其識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圉逃秦之時哉

魯卑邾不設備

出處 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主意 僖公爲居所移上視大國則畏下視小國則驕以驕心而待邾故不設備而取敗也

大勝小强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未接戰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而僖公卑邾不設

備辛以取敗是魯無僖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無僖有邾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僖乎吾嘗論僖公之爲君納莒挐之俘受薦盧之朝謷然軒然謷然自大軒然自高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丘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戢然惴然自恐戢然自小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

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
辱歟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
僖公受病之原也僖公受病之原安在哉使僖公
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
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
忽小國者非僖公也亦魯也僖公不以己為己而
以魯為己（以魯為己故每為居所移）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
於魯者吾亦小之（小之彼之）故豈非為居之所移乎昔
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麋豕不
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移

衣鼓琴不能使之 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盖居爲舜所務而舜未嘗爲居所務也噫當信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信公之病庶其有瘳乎

成得臣郤獻子

[illegible]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師伐陳遂取焦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 何對曰吾以請國也夫有大功而无者仕其人能請者与有機 △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言曰所不此報无能渡河郤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寔多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illegible] 人之念欲無涯因之掤位有限迄王以掤位為念怨之臣皆也奔子文推令尹

之位以塞得臣之怒范武子免晉国之攻以逞郤克上忿是挾以資而成其忌忿慾

二字斷二事甚的當不可移易

忿而不可備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或者曰飢止於食渴止於飲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說者是長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也蓋其識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之興爲於無權無位而不得遂足將行

而辟手脊輿擧而處有溪壑貪淋之慾蓋勃炮燔之
慾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自趨
於善矣天下之馳騖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
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窮於
無資忘衰力急道窮塗絶倀倀然而無所歸鑑吾
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
者眞先王閑忿慾之巨防也歟惜乎先王以是爲
忿慾之防後世乃以是爲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
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慾晉
郤克旣辱於齊范武子授郤克以政使逞其忿噫

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
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罰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
有功耳如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
與之晉之行人見辱者多矣行人使人也此下養明晉數百年之社稷豈二三臣逞憾之具解揚之見執於宋韓起羊舌肸之見羈
於楚知罃與郤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
盡戮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
也將以飽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怨適以張
其怨使得臣之慾與位俱長唯日勝不止迄至城濮
之敗使郤克之怨與位俱長但幸鞌之勝怨不思輯

至欲貧齊侯之毋得臣之欲得子文之位而盧部
克之念得武子之位而俾君子不能赦人之念欲
則已矣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雖然武子猶未
是責也彼子文請國之語一何悖耶凡人爲詩不足
以酬功讓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
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言何睪以
盜賊小人待天下耶斯言一出人臣之立大功人
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
位而答是功不問賢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
之賊也既立大功自未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

始也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爲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晉懷公殺狐突

事實 僖公二十三年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也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卜偃曰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主意 謂諸臣之從重耳者患難困孰如從居晉國者富貴安榮如此今寧從彼彼而不從己是君之德不足以致人也懷公不能以人寵己而殺人以逞其可乎

明於觀人觀人是非則易暗於觀己反觀自省則難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未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此是一篇主意斷懷公不能以重耳觀己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始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孫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扰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飄雨纖過都歷

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釃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蓋亦以入觀己乎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說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蓋亦因此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

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
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
辱也其棄安而就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危
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
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
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
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
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爲懷公而言非論之至也
德之休明挂海氷天荒區絶域將奉琛並譯而皆
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重耳數僕役哉陋矣懷公

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絶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老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讎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賦詩

【出處】此槩十條皆左傳所載賦詩之事余以文多不復舉

【主意】謂詩出於人心之天機非可以義例訓詁而求出人心之全蘊也春秋君臣因事賦詩斷章取義以神遇而不以言求可謂善用詩者矣此篇發明有理趣蓋深得詩中之意中矣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殘簡呻吟諷誦越宿已有遺忘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廢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况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迫而求之則隨得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乃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害苟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而

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儀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刳剔離析彫繢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鳥鳴於春虫鳴於秋而匹夫匹婦懽悲勞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賴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胷中之全經也遂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

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與匹夫
匹婦胥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豈
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非可措以
義例而局以訓詁也一吟一諷聲轉機圓虛徐容
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氷釋矣是聖人
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
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盖嘗觀春秋之
賦詩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
以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異於牝牡元黃
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

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毀春秋之時善用詩者蓋如此決于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汩之以讖緯亂之以五際前漢翼奉傳詩有五際注引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也陰陽際會之歲也狹之以專門專門之學傳者各守其師之說銖銖而析之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寸寸而較之黃鍾之長九寸十分為寸○此二句言夫雜齊之豈復有詩意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衛禮至為銘

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之

禮 謂禮至行詐以銘何姓其惡大矣然禮至之惡詐以銘諸器而不泯實以載於左氏之傳而不泯也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音勒出周禮考工記泐破裂也其所託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乎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言周之量今已不存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

不如託於周官之國君子之論其可侍豈金石比耶善託於君子之論國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戕人而取之國恬不知恥反勤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年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耶鐘耶或銘於鼎或銘於鐘敦耶敦音對禮器也鉶耶鉶音刑鉶羹之鼎也或銘於彝或銘於鐵而已滅已沒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餘矣之存矣器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孔聖之○譏在人口朽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

至之所以遺臭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千萬世而不泯居下所以筆誅口伐於篳門圭竇之間篳門以竹為門也圭竇穿墻穴以出入其銳如圭之首也此貧賤者之所居也筆誅口伐謂以筆削議論紀錄人之罪惡也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特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是舉衛國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但至之辱雖他人代之汗顏赧顏然至冒瞀有以為辱哉想其顧書深

刻之時未必不顧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爲榮其無愧尙不知恥盖不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咨美頌嘆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入國已指爲異物特書之以爲笑端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邪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邪甚矣風俗之日薄也

周與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出處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
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退三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
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
食故使
處原

【主意】謂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未有身不
存而氣能獨存者婁敬謂周之衰非德之
薄乃形勢之弱固為妄論而襄王不許晉
文之請隧寧割地以與之意謂可待者在
德而不在形勢則是不能守身而徒欲守
氣無是理也此篇議論精當可以破在德
不在險
之說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敬
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為有德易以興無

德易以亡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
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論周秦之形
勢者皆宗於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
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
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如敬所
謂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盖皆周之形勢當是
時安得有所謂秦耶迨至平王東遷輕捐岐豐之
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
形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

雄視諸侯并吞天下況文武成康本之於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邪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邪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邪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之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周豐鎬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隆其德而殺其形勢烏得為王者之道邪陋矣哉敬之論也是論也非

將敬爲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旣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爲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强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旣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一焉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

齧其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三
王捐岐豐以封秦既矣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
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邪奈何
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
虢文武境土歲朘月耗至襄王之時幾於亡矣又
頗捐數邑於晉時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曾
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堙替至此見之者皆為之
惆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
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曾之室其亦不仁甚矣
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邪坐視宗國之危蹙不能

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
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開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
末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夫子以
爲不如多與之邑邑隧之於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
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
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于
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公外臣也
朝覲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六